【校園無礙】忘了展翼的天使

書香聊天室

作者／俄文三陳奕先

「匡噹！」一聲，便當盒摔落地面，巨大的聲響伴隨著散落一地的飯菜，教室裡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吃力倚著桌子的女孩身上，老師急忙走過來，輕聲責備道：「品銘，不是要妳別走來走去的嗎？妳看，便當被撞倒了。」

女孩扶著桌子，踩著搖晃的步伐，有些狼狽的坐回自己的位置，當時還只有小學五年級的一干孩子們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猶豫著是否該協助清理一地狼籍。我不知哪來的衝動，率先抓起一個塑膠袋幫著老師將地上染了塵埃的飯菜撿起來、丟入廚餘桶，一旁的同學們見了便也紛紛跟進。

此後兩年，扶品銘走路就成了我的工作。說「扶」，其實是品銘將手搭著我的手腕當作施力點，藉此前行，她是一名腦性麻痺患者，當要換教室上音樂課或電腦課時，我跟另一名同學就成了名符其實的「護花使者」，一人拿著三人份的課本和鉛筆盒，另一人就與她相偕而行。

品銘的母親將她照顧得很好，她如常人般讀書、寫字，僵硬的手指寫出來的字跡卻比常人好看，她也如一般的十一歲小女孩一樣，被稱讚了會害羞一笑、心情不好會癟著嘴鬧鬧脾氣。那時小學生訂便當吃桶餐，每到中午，我便拎著兩個便當盒替她打菜，她纖瘦的身體塞不進太多的食物，兩個便當的分量常有些差距，有一段時間我都懷疑，是否我的胃口太大，而不是她的胃像小鳥兒？

老師和同學都與品銘相處融洽，並不因她的殘疾而有太多的特殊待遇，我想，品銘也希望如此吧？活得自信非凡，和一般人沒兩樣。至今我還記得那份搭在手腕上的重量，好似提醒著我，有一個人將信任放在我手上，我該溫柔、細心以待，讓她在人生路上盡量走得平穩順暢，就算踢到石子，也有人扶一把，使她不至跌倒受傷。

母親的職業是一名居家看服員，平日到各案主家依需求處理家務、清掃、烹調餐食，案主多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或身心障礙者，工作內容看似簡單，其實更多的時候，是給予陪伴和安慰，沒有樂觀的個性和堅強的心理建設者還真不能勝任。

媽媽照顧阿珠兩年多了。由於阿珠媽工作繁忙，阿珠三個月的時候發了一場高燒，延誤就醫，從此失去了視力，除此之外肢體顯得不靈活，學習能力也比常人差，阿珠媽本來心存希望地送阿珠去上啟明學校，但阿珠不同於許多後天失明的人，她幾乎是在還不懂得這個世界的色彩繽紛前，就陷入了黑暗，因此，她本能的懼怕熟人聲音外的一切聲響，聽見打雷時，她會嚇得大哭；收音機放廣播時，她也覺得驚恐，更遑論接

受嚴格的學校教育了，恨鐵不成鋼的老師時常施以打罵，於是阿珠更加怯於學習，不斷的往自己內心裡的保護殼中縮去，阿珠媽沒有辦法，只能將她帶回家自己照顧。

「上輩子做了錯事，這輩子才這麼辛苦。」阿珠媽無奈而平靜的轉述多次求神問卜的結果。阿珠已經四十二歲了，長期坐在椅上使她顯得臃腫肥胖，銀白摻雜的髮絲倍顯老態，四十多歲的人倒似六十歲了，因為不會自己咀嚼食物，飯菜都得靠年邁的阿珠媽切得細碎才能吞嚥，一生相隨的母親骨子裡極為硬氣，就算腰也彎了、背也挺不直了，自己的女兒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守護下去。

阿珠極愛說話，媽媽和另一名家服員林先生到阿珠家服務時，她都會喊著：「小姐！妳來囉？妳吃早餐沒？」知道阿珠很喜歡林先生，媽媽有時會逗她:「還沒啦！我等下要跟林大哥去喝咖啡啦！」她就會顯得焦急：「喝咖啡？不要啦！林大哥還要上班欸！」

儘管看不見，畢竟仍是女人，對長期相處的男人仍抱持著少女心性，雖然阿珠能夠戀愛結婚的機率並不高，但這點甜蜜，就令她相當滿足。

老天可能想補償阿珠一點什麼，給了她一副好歌喉，時常哼哼唱唱聽過的老歌，倒也怡然自得。生命就像一張五線譜，或許身障朋友演奏得不是輕鬆愉悅的快樂頌，但在殘疾壓迫下所譜得命運交響曲卻更加澎湃激昂，只要還能唱出一個樂音，終究有許多人會為他們的堅韌而鼓掌。

走在校園裡，常能看到牽著導盲犬的盲生或奮力推著輪椅的同學，他們盡全力爭取自己受教育的機會，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幫助他們，在前頭有車經過時，出聲喚住看不清路況的同學，在輪椅卡住門檻時上前為身障生推一把，走出校園後，也不忘留心周遭，我們花一點心思留意，就能免除身障人士的危險，世界上仍有許許多多個品銘和阿珠，他們是天使，在入凡塵時忘了展翼而受傷，人人皆有自己的際遇和故事，在社會各個角落上演著，請一同作他們的眼睛和腳步，讓陽光的金光燦爛，也能射進他們的心中。